

舞臺劇本組

首獎



吳政翰

戲劇顧問，編劇，劇評人。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藝術碩士，主修戲劇構作及戲劇評論，歸國後致力於劇本發展。劇本曾獲臺北文學獎、教育人文藝創作獎、優良電影劇本獎等。現任教於臺大戲劇系及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

## 饅頭

---

### 人物簡介

父：陳信治，家中父親。六十餘歲。

子：陳振堂，陳信治的兒子。四十歲。

女：陳振心，陳信治的女兒，陳振堂的妹妹。三十七歲。

客：陌生客，由扮演父親的演員所飾。

### 場景說明

全劇場景皆在家中客廳，裡面充滿各式各樣簡陋家具，包括擺了一個「模範父親」獎框的壁櫥。上舞臺方向通往房間和廚房。客廳裡有一扇窗，可眺望室外遠方。

### 第一場

（父親對著觀眾方向說話。）

父：你可終於來了，等了你好半天，到底跑去哪了你？欸，你不要又跟我說你在念書，我可不會相信喔。我看，你明明就是又跑去跟蹤隔壁那個女生，你以為我不知道，

上次我就看到你一直跟在那女的後面，她上學，你也跟著她上學，她走出校門，你也跟著走出校門，她去雜貨店，你也去雜貨店，順路也沒有那麼順的，你只差沒跟她一起進去廁所裡面。

別怪我不聽你機會解釋，是你之前不知道已經放過我幾次鴿子了，雖然我自己也很討厭我爸媽他們在我開口講話之前，就已經先幫我把話講完了，不管是在老師或親戚面前，或是在我自己面前，講我這個人就是怎樣又怎樣的，說我在想什麼他們心裡都知道，但連我心裡想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了，他們怎麼會知道，而且憑什麼知道，對吧？

而且最討厭的是，不只他們要猜我，還要我猜他們。你知道嗎，你來之前，我爸才對我大吼：「你給我滾出去！」到底是真的希望我滾出去，還是不希望我滾出去。我要是堅持不滾出去，他就會把我推出去；我要是真的滾出去了，他又會說早就知道我想出去很久了。那，我是到底要不要滾出去？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你怎麼啦，怎麼忽然看起來那麼難過，我沒有罵你啊，欸，怎麼哭了，好啦，別哭了……你爸媽不見了，怎麼會不見？你確定他們是不見了嗎？搞不好他們只是剛好出去而已？我再陪你去找，你先別哭。

喔，對了，這個。

（父親拿出了一臺小錄音機，以及一捲錄音帶，放入，按下播放鍵。某首不知名的老歌響起。）

錄音機（歌聲）：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酒苦心更痛，離情濃更濃，今宵多珍重，此行何時歸……

父：你之前不是一直找這首歌，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嗎？給你當明年的生日禮物，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真的很不容易找，找到了也不一定買得到，我們願意買別人也不一定願意賣。對了，你要記得，一定要藏起來收好，別被發現了。

（過了一會，腳步聲傳出。父按下暫停鍵。）

有腳步聲。快走，快走。

（女進場，自房間走出。）

女：你在這邊幹嘛？

父：你又在這邊幹嘛？

女：我剛在裡面聽到有人走來走去，我想說是誰。

父：你也有聽到腳步聲？

女：什麼腳步聲？

父：你說聽到有人走來走去。

女：我聽到的是你的腳步聲。

父：可是我也有聽到腳步聲。

女：你聽到的是我的腳步聲。

父：不是。

（女自己原地踏步，走來走去，試圖重現腳步聲。）

女：有沒有？

父：不是，那個腳步聲比較重。

女：可能是家裡附近的野狗吧，而且我們這附近偶爾會有人來度假，來來去去的。還

是你因為明天要去看老媽，開心過頭啦？

父：開心，當然開心，你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女：我們路上再買就好，那附近都有賣，

父：你不要忘記買糖醋里肌。

女：媽最愛吃的，我怎麼可能忘記。

父：可是她只愛吃車站轉角那家餐廳。有一次我忙，來不及買，就隨便買了別家的，

結果被她發現。我說明明看起來就一樣。她就說哪有一樣，肉片太大，青椒顏色

太暗，勾芡太厚，連聞起來都差很多。最後她一口都不吃。

女：好，明天我們會先繞去車站那邊買。

父：你一定要記得啊。

女：放心，一定記得。

（女猛然瞥見家中大門半開。）

女：爸，你剛又自己亂走出去了嗎？

父：應該是建華剛剛沒關好。

（女把門關上。）

女：建華？

父：王建華。爸的一個朋友。

女：怎麼從來沒聽說你有這個朋友。

父：現在不是說了嗎？

女：所以真的有人來？

父：如果沒有人來，門怎麼會開，這什麼問題？對了，你哥呢？怎麼還沒回來？

女：哥？

父：對，你哥哥，我兒子，怎麼一直沒看到人？

女：爸，哥已經很久沒回來了。

父：沒回來，他去哪了？

（頓。）

女：爸，你是不是累了？

父：我不累。

女：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幫你倒杯開水。

父：我不渴。那他學校功課寫完了沒？

（父看著女，女不知該如何回答。）

父：我就知道還沒寫完。（起身）都幾點了還沒回來，我去外面找找。

（女趕緊走向父親，拉住他。）

女：爸，哥去畢業旅行了。

父：是嗎？那你剛剛怎麼沒說？

女：我忘了。

父：這種事怎麼可以忘，害我擔心一下。他有說什麼時候回來嗎？

女：應該要再過一陣子。

父：過一陣子是要過多久？

女：快了。

父：一下說很快，一下說要一陣子。今天講話怎麼怪怪，你還好嗎？

（父走回茶几處，坐下。靜默半晌。）

女：爸，你還好嗎？

父：很好啊，怎麼了嗎？

女：爸，你應該是累了，要不要早點去休息？

父：我說了我不累。倒是現在好像忽然有點餓了。

女：冰箱裡面還有兩顆蛋，我去弄個蛋炒飯給你吃。

父：我不想吃蛋炒飯。

女：那你想吃什麼？

父：饅頭。

女：饅頭？這三更半夜去哪找饅頭，這附近也沒有店在賣饅頭。

父：也對，不然就明天路上再買吧。（起身）好了，來去休息吧，明天一大早還要去

看你媽咧。（往自己房間走去）真的好久沒去幫你媽掃墓了。不要忘記買糖醋里

肌。她只愛吃車站轉角那家餐廳。有一次我忙，來不及買，就隨便買了別家的，

結果被她發現。我說明明看起來就一樣。她就說哪有一樣，肉片太大，青椒顏色

太暗，勾芡太厚，連聞起來都差很多。最後她一口都不吃。

女：好。爸早點休息。

父：對了，你功課寫完沒？

女：（頓）寫完了。

父：學校月考不是快到了？可要好好加油，讓爸在學校同事面前多一點面子。

女：好。（想了想）爸。

父：怎麼了？

（頓。）

女：晚安。

父：晚安。

（燈暗。）

## 第二場

（燈微亮。父親一人，面向觀眾。）

父：……你記不記得，你以前都說你最晚最晚二十歲一定要結婚，而且一定要生兩個，因為你們家只有你一個兄弟姊妹，所以你覺得太寂寞了，不希望小孩也這麼寂寞。

我就說我們家就是五個小孩，但是我也不覺得我比較不寂寞，搞不好比你還寂寞。我說我不想結婚，就算結了也只要生一個就好，沒想到現在我結了，你還沒結，而且生兩個人竟然變成是我。欸，對了，我記得我們有打賭，說誰真的做到了誰就請客……有，我記得是在小山坡那裡講的，我們那天還喝了一點小酒，有沒有？是我們第一次喝酒，從我爸那裡偷來的米酒，整個酒在我喉嚨燒啊燒的，整個人開始發熱，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慢慢的，我們兩個講話愈來愈大聲，好像好久沒有講話這麼大聲過了，結果不喝還好，一喝下去，不到半個小時，我整個人走路就開始東倒西歪，你講話也顛三倒四，但你講過什麼，我可都記得清清楚楚的。像這個生小孩的事啊，你沒做到，倒是我做得到，哈。哎呀，所以說未來這種事啊，誰也說不準。不過，沒關係，以後我的小孩就是你的小孩。來，叫王叔叔好。

（燈全亮。女兒、兒子都在一旁。客廳沙發旁放一個行李箱。）

女：王叔叔好。

子：王叔叔好。

父：這我兒子，這我女兒，你上次看到他們的時候，還在手裡哇啦哇啦地叫。你看，

現在一轉眼，兩個都大了，都上小學了。你們現在幾年級，爸都忘了。

女：我四年級，哥六年級。

父：好快，馬上就要上國中了。

女：對呀，哥超期待要上國中。

子：（不以為然）對，我超期待要上國中。

父：上了國中以後可要更用功讀書啊。這次月考不是考完了嗎，妹妹第幾名？

女：第三名。

子：你什麼時候考過第三名了？

女：我當然考過，而且還不只一次。

子：我印象中，你根本連前十名都沒有。

父：還說你妹妹，你自己又考第幾名了？

子：我有考低於第二名過嗎？

父：考最差的就是你，爸學校辦公室裡全部同事的小孩就你考最差。

子：你現在這樣，一定也不會記得當時我是大學聯考榜首了吧。

父：大學聯考榜首？口氣愈來愈大了，才幾歲而已，怎麼有膽說出這種話？

子：因為我說的是事實。

女：爸，哥的意思是說，他會好好努力，讓他的夢想成真。

父：你們現在還小，有夢想很好，但做人不要好高騖遠，要腳踏實地。  
子：那些不是夢想，早就成真了。

（女將子拉到一旁。）

女：你現在可以不要跟他說這些嗎？

子：他根本把我跟妳給搞反了。

女：他現在又聽不懂，你跟他認真幹嘛？

子：你當然無所謂，在他心裡面地位變爛的是我，又不是你。

女：如果你真的這麼在乎在他心裡面的地位，那怎麼這麼久都不回來看他？

子：我在乎的不是在他心裡變爛，而是我該是怎樣就是怎樣。

女：當人家的兒子也是嗎？

（子拿出錢包，掏了幾張千元大鈔。）

女：你這是在幹嘛？

子：當個好兒子。

女：他不是乞丐。

子：如果是乞丐，我不會這樣給。

女：我們不缺錢。

子：那家裡怎麼破爛成這樣，這裡這麼偏僻，一路上什麼也沒有，是要怎麼生活？

女：你這樣一點都不負責。

子：從小到大他就是這樣對我負責。說教，給錢，走人。是他這個好老師教我的。

父：怎麼啦，哥哥又在欺負你了，是嗎？

女：（頓）沒有，哥哥對我很好，他買了糖果要給我吃。

父：糖果？

女：對，很多糖果。

父：別吃太多，小心蛀牙。

（子將錢拿給女，女收下。）

子：醫生說是吃藥就好，還是要開刀？

女：如果爸爸常常看到你，可能會好得比較快。

子：這跟我有什麼關係，你看不出來他是真的生病了嗎？

女：他沒有生病，他只是有點忘記事情而已。

子：何止有點忘記，根本完全記錯。

女：他不是故意的。

子：沒人說他故意，但那就是生病，他已經不正常了，你沒看到嗎？

女：他沒有不正常。

子：如果你覺得他正常的話，那連你也不正常了。

父：誰不正常了啊？

女：哥說他身體不太舒服，剛剛急著跑回家要看你，所以頭暈暈的。

父：那現在好點了嗎？他剛跑出去幹嘛，功課寫完了嗎？

子：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父：以後想要考到好高中、好大學，找到好工作，你就要趁現在小學的時候就要把基

礎打好，把功課寫好。

子：你真以為我現在是小學生嗎，我這樣看起來像念小學的嗎？

父：（端詳著子）你不念小學，不然你現在幹嘛？

子：如果我現在還在念小學，那我應該就是神童了。

（父狐疑，看了看子。）

子：爸，我剛下飛機就過來這裡看你了。

父：什麼搞什麼飛機？

子：我剛從美國出差回來而已。

父：美國？誰准你去美國？你功課沒寫完就給我好好待在家，哪都別想去。

（子苦笑，走到一旁，點了菸。他抽了一口後，父衝了過來，把菸熄掉。）

父：不像樣的東西，才幾歲而已不學好在給我學抽菸。給我！到牆壁罰站去！

（子十分詫異，不甘願地站到牆邊。父親把菸和打火機丟入垃圾桶裡，坐回沙發，細細嚼著饅頭。子的手機聲響，接起。）

子：喂，老婆……我到了，但現在在辦其他事……對啊，一下飛機，公司就交代新任務……有點小狀況，但不是什麼大問題，結束了就回家……沒關係，晚飯先不用等我……敬請期待我幫你準備的禮物，回去一定給你個大驚喜。掰！

（子掛上手機。）

女：你結婚了？

子：三年了。

女：怎麼沒跟我們說？

子：現在不是說了嗎？

（父起身，往大門走去。）

女：爸，你要去哪？

父：你王叔叔要走了。

子：（不以為然）王叔叔。

女：能不能對他好一點，一次就好。

（子走近父。）

子：爸，你跟這位王叔叔是怎麼認識的？

父：我們從小一起長大，他常到我家玩，我們一起上學，一起念書，一起翹課，一起跑上山玩。長大一點以後，還一起抽菸，一起喝酒，一起躲在房間裡……

子：偷看色情雜誌？

父：不是，是聽腳步聲。

子：腳步聲？

父：那時候，有好一陣子，我們鎮上常常有人消失。

子：消失？

父：就是人會莫名其妙忽然不見，沒有再回來過。而且只要有人消失，前一晚上就會

聽到腳步聲。

子：所以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父：一開始是聽說，不久隔壁鎮上，接著我們鎮上，後來同學家、鄰居家都有人消失。

本來晚上，後來白天也是，任何時間都有人消失。包括王叔叔他爸媽。

女：連他爸媽也消失了？

父：所以他都自己一個人。有我陪他。

女：都沒有人知道那些人消失去哪裡了嗎？

父：沒有。

女：你是說……

子：可能有鬼？哎呀，這種傳說多的是，我完全不相信什麼鬼不鬼的。

父：不是鬼，是人。（低語）有人把他們抓走了。

（靜默。）

子：所以這齣戲我們還要陪他演多久？

父：我好餓。

（女拿了一顆饅頭給父。）

子：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餵他吃了，是要他撐死嗎？

女：他說餓。

子：那可能是他根本忘記自己已經吃過了。

女：他想吃，他喜歡吃。

子：喜歡吃也不能吃這麼多，從我一進門到現在他已經吃了六顆了。

（父親吃得津津有味，手上的還沒吃完又伸手。女再給了他一顆饅頭。）

父：你媽有說她幾點要回來嗎？

女：快了，再過半個小時吧。

子：太好了，現在連媽都要回來了，我看再過兩天，我們全家祖宗十八代就可以團聚一起圍爐了，好開心。但是對不起，我老婆還在等我，我要先走了。

女：你跟爸五六年沒見了，現在才回來十分鐘又要走？

子：我會再找時間回來看他。

（子起身，拖著行李箱，準備離開。）

父：你是要走去哪？趕快給我去寫功課。

子：別再跟我講功課，我已經為了你寫了三十幾年的功課，我不想再寫了。

父：誰允許你這樣頂嘴？

子：如果要先經過你允許，那還叫頂嘴嗎？

父：沒大沒小，講這麼多有什麼用，功課趕快寫一寫不就沒事了。

（父親繼續吃著饅頭。子拿起行李，走向門處，打開門。）

子：看之後需要多少錢你再跟我講，去請個看護來照顧。

女：他不願意給陌生人照顧。

子：不然你就負責好好照顧他，我多寄一點錢給你當作補償，好嗎？

（女往房間走去，不久，穿著外套走出，手上拎著大包小包，走向門處。）

子：你幹嘛？

女：一起走啊。

子：不行，你要留下來照顧他。

女：為什麼要我照顧，為什麼不是你照顧？

子：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女：我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

子：我不一樣，我要工作，我要上班，我老婆還在家等我，更重要的是，我要升官了，我要回去準備考試。你看你，在這裡不是過得很好嗎？

女：既然很好，你幹嘛要走？

子：我說過了，拜託你。

女：放心啦，他自己可以的，況且還有那個看不見的王叔叔可以照顧他，對吧？

（停頓半晌。子慢慢地走回了客廳。）

女：歡迎回來。

（女關上大門。）

父：誰回來了？

女：是哥。他畢業旅行回來了。

（燈漸暗。）

### 第三場

（一片漆黑。）

父：……這裡就是我的祕密基地。你看，那邊有一顆星星出現了，那邊也有一顆，那裡也有一顆，有沒有？怎麼樣，這裡不錯吧，寬闊，空氣又好，我常常一下課就跑來這躺著，好像整天都一直躺在這裡，什麼事都不幹，就是躺著。（頓）欸？有煙火耶。有啦，剛有聲音你沒聽到嗎？……你幹嘛哭了啊，煙火等一下就出來

了……欸，不要那麼早走啦，在等一下煙火就出來了。來，我命令煙火馬上出來。  
（頓）欸，有沒有聽到？可能是樹擋住了，不然我們換地方看看？再等一下，煙火就出來了，耐心地等，安靜地等。不然，我們數到十，煙火一定出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迸，迸，迸！拉炮聲此起彼落，彩帶四射。子、女手裡端著蛋糕走出，唱著生日快樂歌。蛋糕由許多五顏六色的饅頭所堆疊而成，上頭插著蠟燭。）

子、女：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

女：爸，快許願。許三個願望。（幫父把手交叉，帶著他許願）然後把前面兩個願望講出來。

父：我希望全家人健康平安，希望全家人開開心心，希望全家人永遠不會分開。

子：你怎麼全部都講出來了，這樣就不會實現了。

女：沒關係啦，講了都講了。

子：怎麼可以沒關係，爸可不喜歡沒關係，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女：他看起來像是覺得有關係嗎？（向父親）爸，吹蠟燭。

（父親吹熄蠟燭，女給了父一個擁抱，子微笑著，全家和樂融融。）

女：好了，終於可以吃蛋糕囉。

（女分著盤子，各放饅頭：自己一顆，子一顆，父親五顆。子往廚房走去。父、女兩人吃了起來，津津有味。）

女：你是在找什麼啊，還不快點過來吃，都要冷掉了。

子：你們刀叉放在哪裡？

女：你要刀叉幹嘛？

子：吃東西啊。

女：誰吃饅頭在用刀叉。

子：沒洗手沒關係，至少要用餐具。

女：你要洗手，水打開就可以洗了。

子：這裡的水不乾淨。

女：你剛好可以丟掉那些外面的壞習慣，回歸自然，重新學習什麼叫作生活。

子：這算哪門子生活？

女：不然餓死算了。

（子走了回來，不甘願地吃著饅頭。）

父：對不起，我請問一下，今天是誰生日？

女：爸，今天是你生日。

父：我生日不是才剛過嗎？

子：對啊，剛剛才許過願而已不是嗎？

父：是今天嗎？可是我記得我前幾天就已經慶祝過了。

女：你是不是等太久等不及，自己在心裡偷偷把生日過掉了。

子：我問你，你生日什麼時候？

父：二月二十。

子：那今天不就是二月二十嗎？

父：今天是二月二十？

子：對啊，二月二十。

父：今天是二月二十九。

（子拿出了手機，稍微調整了一下。）

子：你看，這時間清清楚楚，十八點五十四分，二月二十日。

父：二十九。

子：這個二後面是零。

父：是九。

子：怎麼會是九，是零。

父：是九。

女：是九。

子：明明就是零。

（女看了子一眼。）

子：好吧，是九。可能我還在時差吧。

女：快來吃蛋糕吧，難得我們全家終於可以團圓。

父：等一下王建華吧。

子：他剛剛不就在這裡嗎？

父：他還沒來。

子：（向前方無人區）不然這位是？

父：我太太。

女：媽，好久不見。

子：媽，你在那邊過得好嗎？

父：她剛剛走了。（頓）不好意思，請問一下你們是？

子：爸，我是振堂，她是振心。

父：振堂，振心。

子：對，我是振堂，她是振心。

父：喔，那你們有看到我兒子和女兒嗎？

（子女兩人互看彼此。停頓。）

女：你兒子和女兒……他們……應該還在學校上課。

父：對，念書的時候不要吵他們。（頓）對了，楊昭慧，你準備的怎麼樣了？

女：蛤，準備什麼？

父：明天都要考試了，你怎麼還在問？你不是也想當老師嗎？

女：（不知如何應答）喔……我後來……放棄了，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

父：如果以後有我陳信治可以幫得上忙的地方，就儘管說，不要客氣。

女：謝謝。

父：繼續加油。

（父繞著客廳走，走向子，讓子倍感壓迫。）

父：林志憲。

子：（不知如何應答）嗨……嗨……好久不見。

父：你怎麼好像怪怪的？

子：怪怪的？沒有沒有，我沒事，只是身體有一點點不舒服而已。

父：保重身體，你知道嗎，陳昭宇說他夢到了。

子：夢到什麼？

父：他哥之前不是忽然消失了嗎？

子：嗯，對。

父：他說他昨天夢到他哥被關起來，套上頭套，被灌水，被灌油，被拔指甲，被跪冰塊，被逼吃土吃蟲、被逼喝尿吃糞，被毆被打，打到整件衣服都是血以後，再換

新衣服，再沾滿血以後，再換新衣服。而且，腿和手指都被用很粗的木棍來回壓，像桿水餃皮一樣，一直壓，壓到他哥痛到不省人事，壓到手指變形，之後再把他哥衣服脫光，澆糖水，讓螞蟻咬，咬到痛得半死。

子：還好只是夢而已。

父：但他覺得是他哥在托夢給他。他跟我敘述這些的時候，整個人都在發抖。

（父繞著客廳走，走向女。）

父：呂香蘭，你考得怎麼樣？

女：馬馬虎虎。你呢？

父：滿順利的，寫的時候算有信心，希望可以上。

女：你應得的，都準備那麼久了，我們全校沒有人比你更想當老師了吧。

父：沒有啦，從小到大當老師一直是我的夢想。

女：你以後一定會是個好老師。

（父繞著客廳走，走向子。）

父：洪國強，你有沒有聽大家今天早上在說，隔壁班的林寶生消失了。

子：又有人消失了？

父：對，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了。這個月全校第三十二個學生。

子：到底為什麼人一個接著一個消失？

父：不知道是不是他最近一直在看的那本書。

子：什麼書？

父：不知道，應該是不能看的書，但聽說他人消失後，那本書也不見了。

（父繞著客廳走，走向女。）

女：陳信治，你還好嗎？

父：不好。

女：考上了嗎？

父：沒上。

女：怎麼可能。

父：我也不知道。

女：會不會是不小心看錯題目或寫錯字什麼的。

父：我檢查過好幾遍，明明寫得很順，答案應該沒問題。我覺得自己沒有未來了。

（父開始變得歇斯底里，緩緩地走向子，子感到壓迫。）

父：你說不說？

子：什麼？

父：不說是不是？

子：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啊？

父：走過去。

（子不知該走去哪。）

我叫你走過去，你沒聽到是不是？

（子開始慌亂地走，拖著腳步。父衝過去，揍了子一拳，狠狠地揍了他一頓。子嘴角流血，不停哀嚎。女不動聲色，在一旁看著。）



## 插段

（延續上一場的咀嚼聲，由小聲變得大聲，從惱人的啞嘴聲漸漸地扭曲，變成一段和諧合鳴的音樂。半晌，饅頭開始一個一個微微發光，三人開始拋擲饅頭，非常自在、愉悅地，像是雜耍，也像同樂。饅頭如同螢火蟲般飛揚，全場猶如一片奇幻夢境。音樂高潮過後，退回成狼吞虎嚥的咀嚼聲，漸轉為一陣陣轟隆轟隆的巨響。）

## 第四場

（窗外，大雨滂沱。）

父：他不見了，你有看到他嗎，我找他找了好久。第一天，找了學校，找了這間教室，找了那間教室。第二天，找了我家客廳，找了我家廁所，找了我家廚房，找了我家倉庫，找了我的房間。第三天，找了他家，找了他房間，找了他的床，找了他的書櫃，找了他的抽屜，找了他家廚房，找了他家廁所。第四天，找了他家花園，找了花園旁邊水溝，找了他家後面空地，還找了我們常去的雜貨店。第五天，找了他家隔壁的福順家，找了他家隔壁的隔壁的文秀家，找了另外一家雜貨店，也

找了另外另外一家雜貨店，還有雜貨店旁邊的垃圾桶。第六天，找了早上的小山坡，找了中午的小山坡，找了下午的小山坡，找了晚上的小山坡，還找了小山坡空中滿天的星星。第七天，找了小山坡隔壁的小山坡，找了我家，找了他家，找了教室，找了學校。

愈來愈多人消失，晚上消失，白天也消失。我也愈來愈努力地找，晚上找，白天也找。我找了他一個禮拜，也一個禮拜沒去上課了，學校的人以為我也消失了，於是被爸媽知道之後，我又被抓回去上課了，我又復活了。他們不准我再找，每天盯著我，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消失過。我在想，他會不會迷路了，被水沖走了，還是被太陽曬乾了？

（大門開啟，子進，全身溼透，拖著行李箱。）

父：建華，你終於來了。

子：我是陳振堂，不是王建華。

父：你不是王建華嗎？

子：你他媽的是聾了還是瞎了？我是陳振堂，不是王建華！世界上這麼多東西你不吃，你就只要吃饅頭，走了老半天才找到一家有賣，要吃就給你吃個夠。

（子把行李箱打開，裡面都是饅頭，他將饅頭倒至父身上。）

女：你這是在幹嘛！你不想買就不要買，沒必要這樣遷怒！

子：就是在遷怒。根本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我讀了那麼多書，從來就沒聽過這一段歷史，走在路上沒事就被抓走，沒考上的人告密之後就考上了？鬼扯！

女：書本沒寫的不一定代表沒有。

子：若是有的話，怎麼可能沒有其他人知道？

女：可能是只有爸一人知道。

子：怎麼可能？如果真的這麼多人受害的話。

女：也可能是沒有人敢說。

（頓。）

子：我剛去問了我們家親戚，根本就沒王建華這人，大伯說沒有，二伯說沒有，三伯也說沒有。那些事根本就沒發生過。

女：他們怎麼說？

子：說怎麼爸瘋瘋癲癲的，我也跟著瘋瘋癲癲的。

女：他們真的這樣說？

子：還說我堂堂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有身分地位的人，竟然會相信這種事？

女：你應該不知道他們都欠了爸很多錢，而且根本就不想還錢。

子：這個他們沒說。

女：怎麼可能說？你要說別人是壞人之前，會順便說自己也是壞人嗎？有一次我去找

他們還錢，他們直接跟我說，老爸現在腦袋也不清楚了，到底誰跟誰借錢，借了

多少錢，搞不好根本記錯，要是把別人欠的錢記到他們頭上，不就虧大了。況且，

沒有借據，根本不能證明他們真的有欠錢。

子：我印象中他們不是這樣的人。

女：那只是你的印象，事實上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子：但他們那樣說也沒錯，這社會上講的是白紙黑字，講的是證據。

女：爸把以前存的所有錢全部都借給他們了。

子：我不相信。

女：你問過四叔了嗎？

子：他不是搬到國外了嗎，現在也不知道在哪。

女：他搬走之前，我找他問過了。

子：他怎麼說？

女：他說有。

子：你根本沒問。

女：你回來之前，我就好奇地去問他了。他一開始還不太願意說，後來告訴我，事情發生之後，老爸變得很安靜，晚上都關在房間裡寫日記，寫了好幾年。

子：我不記得爸有寫日記的習慣。

女：沒關係，你不願意相信就算了。

子：我很難願意相信，因為你最會說謊，從小就愛說謊。

女：我從來不說謊。

子：到現在還在說謊。你記不記得我小學五年級，有一次你偷我東西被抓到？

女：有嗎？

子：一盒新款的彩色鉛筆。你一開始不承認，就跟現在一樣。本來說要拿你的娃娃跟我交換，但我不要。結果你就用偷的，藏在你裝娃娃的盒子裡面，後來我去告密，爸把你打個半死，我不忍心看下去，才跟你交換。隔天，我朋友想借，想說去跟你拿一下，沒想到你竟然跟同學說那是你的，死都不肯借。

女：本來就是我的。

子：本來是我的，是我後來讓東西變成你的。

女：一開始就是我要買，你是聽我說才跑去買。本來就是我的，只是先放在你那而已。

子：這什麼歪理，誰花錢買了東西就是誰的，事情不是你說了算。

（女拿起一顆饅頭，撕成小塊，從容地吃。靜默中，只聽見細慢的咀嚼聲。）

女：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記得是我剛上國一那年，你偷看我洗澡？

子：怎麼可能，你在想什麼啊？

女：我不知道你站在那邊看了多久，但那時候門沒關好，正準備要穿衣服，一轉頭就看見你在看我。你當下的反應，就跟現在差不多緊張激動。你忘了嗎？

子：我那次只是剛好經過而已。大概只有一秒。

女：那一秒還真長。

子：有什麼證據？

女：我的感覺、我的記憶就是證據。

子：你的感覺和記憶都太不可靠了。

女：那要怎樣才可靠？

子：你沒出過社會當然不懂，這社會講的是白紙黑字，白紙黑字才能當證據。真想不  
到我陳振堂有頭有臉的一個人，竟然在跟你這社會敗類在瞎耗。

女：我不是社會敗類。

子：什麼工作都沒有，對社會毫無貢獻，就是社會敗類。

女：我是作家。

子：那就是社會敗類。

（女走到窗前，看著窗外。）

女：人生有風有雨，我們仍要堅強……

子：什麼？

女：……困難使我們茁壯，挫折使我們向上，勇氣給我們力量，信心給我們希望……

子：不錯，思考很正向。

女：……大步向前邁進，才能戰勝困境。看見世界有多麼遼闊，要作自己的主人，唯  
有點亮夢想的曙光，才能踏上人生的康莊大道。

子：（大笑）這就是你這位大作家寫出來的大作品嗎？

女：不是我，是你。

子：我？

女：這是你以前寫的作文。

子：我寫的作文？

女：你每篇作文都被學校當範文，而我寫的沒條理又負面，所以爸規定我要學你的作文要背你的作文。我背得一清二楚。

子：那你應該比我還瞭解我的作文了，搞不好你現在寫出來的作文，比我自己寫的還像我自己寫的。

女：就因為這樣，我現在才什麼都寫不出來。（頓）你相信你寫的這些內容嗎？

子：怎麼可能。

（手機聲響。子找了找，從行李箱裡找到電話，接起。）

子：喂？是，我是。張主任，抱歉抱歉，之前有打電話請假……對，稍微久了一點，就之前人不舒服，滿嚴重的，今天才好一點，抱歉抱歉……（驚訝片刻，轉為欣喜）好，我知道，謝謝主任……沒問題的，再見。（掛上電話）告訴你，我現在待的這家公司是全國最大的集團。我過得好，你們也才會過得好。

女：你喜歡這家公司嗎？

子：當然，我為了進這家公司，重考了七次。每年一千人報名，錄取率百分之一，滿分七百五十分考了七百四十一分，第二名錄取。

女：這家公司有多好？

子：全國最大，設備最好，福利最棒，形象最清新，歷史最悠久，政府最支持。

女：聽起來真的很不簡單。

子：當然，要進我們公司也很不簡單。就算考試考過，還要經過身家調查。

女：身家調查？

子：沒錯，就是全家大小都要清清白白才行，所以不是隨便誰都可以進來。

女：我們家清白嗎？

子：當然，爸是模範父親，媽是標準家庭主婦。對了，我下個月就要升官了。

女：恭喜。那你喜歡你現在的生活嗎？

子：當然。每天早上八點上班，晚上八點下班，九點晚餐，十二點洗澡，一點睡覺，

睡前親老婆一下，每月五號領薪水，繳貸款三萬元，家有三房二衛又一廳，結婚三年四月又二天，電視只看第四十九和五十五臺。四十歲的人生，完美。

（手機又響。）

子：喂，老婆？

（子看了一下手機。）

子：怎麼在這個時候沒電了。抱歉，我真的要趕回家了。

女：過你的完美人生。

子：沒錯，我現在就要立刻趕回家過我的完美人生。

女：連爸的模範父親讓你進了這家公司、幫你升官了，都不願意再多留幾天嗎？

子：我已經多陪你們幾天了，對不起，我不是有意這樣說，但現在已經影響到我本來生活了，老婆在家等我，公司一堆事在等我，大家都在等我。

（女走向壁櫥，拿出了「模範父親」的獎框，擦了擦。）

女：你覺得爸是模範父親嗎？

子：名義上是，實際上不是。但管他真的是還假的是，外面的人覺得他就是。

女：你覺得，爸這幾天講的那些事讓外面的人知道，外面的人還會覺得他是嗎？

子：那些事從頭到尾都沒發生過，根本就不真的，沒有人會相信。

女：嗯，你公司裡的主任應該也不會相信。我也不會相信。

（女把獎框丟入垃圾桶，拿了顆饅頭，餵著父親。）

子：不然……你跟我一起走好了，之前不是也說想走嗎？你可以當我助理，至少你還會文字工作，所以你勤勞一點，應該很快就可以上手，怎麼樣？

女：那爸怎麼辦？

子：我再來想辦法，幫他找最好的醫生，送去全國最好的安養中心，怎麼樣？

（女不語，放下饅頭，往房間走去。子開始整理行李。）

父：好餓。

（子看著父親，走向父親，餵食。）

子：你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吃饅頭，印象中你比較喜歡吃的是飯糰，而且是不加滷蛋、油條要兩根的飯糰。你還不吃別人吃過的東西，甚至被聞過一下都不吃，死都不吃，但你卻常常要我吃你吃過的東西。你應該都忘了，連自己喜歡吃什麼、不喜歡吃什麼統統忘了。總之，你什麼都吃，就是不吃饅頭。

父：好餓。

（子拿起饅頭，撕下一小塊，餵著父。）

子：你是真的覺得餓嗎？

父：好餓。

子：你才不餓，你只是在裝餓。

父：好餓。

（子注意了一下房間處，過了許久都無動靜。）

子：欸，你好了嗎？

（沒有回應，子起身，往房間方向走去。半晌，子獨自走出，悄悄將饅頭放回桌上，偷偷拖著行李箱，往大門走去。他忽然停下腳步，走向父親，拿起本來放在桌上的饅頭，放到父親手中，又從麻布袋裡多拿了幾顆放到桌上。當他打開大門，正踏出門外，女從房間走出，手裡拿著一本冊子，唸著。）

女：你消失了我考上了考上的心情是快樂的也是悲傷的是放鬆的是痛苦的路邊見有人

往小山坡走去一個接一個像是去郊遊我也帶著郊遊的心情走上了小山坡看見了一堆人整齊上山也整齊站開我躲在大樹後面看不見他們的表情他們也沒看見我的表情我沒聽見他們的呼吸他們也沒聽見我的呼吸只聽見小石頭被窒息的腳步踩碎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一步有煙火的聲音卻沒有煙火的顏色迸迸迸迸滾下了一顆又一顆一顆又一顆一顆又一顆的鰻頭……

子：這是什麼？

女：爸的日記本。白紙黑字。

（燈暗。）

## 第五場

（錄音機持續運轉，裡面父的聲音持續播放著。父這時反應已變遲緩，但仍試圖努力跟著唸，喃喃細語，幾乎完全拖拍，偶爾勉強跟上一些碎字破句。）

錄音機（父親的聲音）：……畢業前這一天晚上，這上學最後一天，我和王建華約好一起到小山坡上，一路上我們聊著回憶，聊我們在山坡下電影院看了多少好看與

父：  
餓。

不好看的電影，聊我們如何被驗票員追，我們偷跑進電影院看電影，被驗票人員發現，於是我們拔腿就跑，驗票人員也追了上來，建華一不小心摔倒，摔得鼻青臉腫，結果追他的那人一看到他滿臉鼻血，也被嚇到摔倒了，而且摔得比他還慘。兩人走著走著，來到了小山坡，聽見了前面熱鬧的歌聲和笑聲，看見了我們班的林仕強、趙永麟、隔壁班的許辰允、隔壁隔壁班的何富凱，還有好多好多熟悉的面孔，大夥滿心期待，等著煙火綻放。這一放，火樹銀花，五彩繽紛，有鮮紅、淺黃、淡藍、艷紫、銀白，每道顏色都象徵著我們每個微小的個人，共同聚集起來成為一幅燦爛的圖像，把原本漆黑的夜空照得好亮。當下，在這美好的時刻，我們各自許願。林仕強想去日本繼續深造，趙永麟以後想接手他爸的成衣廠，許辰允計畫到報社實習，何富凱想當醫生，王建華想快點結婚生兩個小孩，而我希望能夠當位好老師，貢獻所學，作育英才，有教無類，替家庭帶來和諧，替社會帶來安定，替國家帶來團結，替未來帶來展望。

（錄音帶運轉到底，停止。女兒呆站在一旁。）

（子坐在父親身旁，餵著饅頭。）

女：這是什麼？

子：你連自己爸爸的聲音都認不出來了嗎？

（子撕了一小塊饅頭，繼續餵著父親。）

女：這不是爸的聲音。

子：這明明就是，怎麼會說不是。

女：這是他的聲音，也不是他的聲音。

子：到底是不是他的聲音？

女：這是他原本那卷錄音帶嗎？（走向錄音機，把錄音帶拿出來，看了看，感到驚訝。）裡面本來的音樂呢？

子：覆蓋上去了。

女：你把他最愛的音樂洗掉了，然後編了現在這些內容？

子：這裡面明明就是他的聲音，怎麼會說是我編的？我有辦法裝他的聲音嗎？

（子試著揣摩父的聲音，非常不像。）

子：爸都已經這把年紀了，難道就不能讓他過得開心一點嗎？

女：但你能亂幫他編造一個根本沒發生過的過去，要他假裝活在裡面，然後叫他要開心要開心要開心。

子：他現在看起來像在假裝嗎？

（女看了父一眼，父親呆滯。）

女：可是王建華是真的死了。

子：他才沒死，你不要一直詛咒別人死。

女：爸去告密，讓他被抓，親眼在山坡上看到他被處死。

子：你剛沒聽到他講的內容嗎？

女：那些是你引導他講的。王建華已經死了。

子：他沒有死，他剛剛才來找爸。

女：王建華來家裡找老爸？！

子：對，就在你去買饅頭的時候，王建華來家裡拜訪老爸，兩人終於有機會敘舊，相

談甚歡，講個沒完，從來沒看他這麼開心過，我也為他感到開心。

（頓。）

女：你以為編造這些故事就可以取代本來的事實？然後你就可以過你的美好人生？爸的日記本寫得一清二楚，那才是事實。

子：那不是事實，這卷錄音帶才是事實。

（停頓片刻，女覺得苗頭不對，穿梭各房間、來往各廳室，匆忙焦躁，最後又回到客廳，直視著子。）

女：拿來。

子：什麼？

女：日記本。

子：什麼日記本？

女：那本爸用來記錄他回憶的日記本，那本爸證明他間接殺人的日記本。

子：爸從來就不寫日記的。

女：沒關係，就算你把東西丟了、燒了、毀了，就算爸把事情全忘了，還有我。裡面寫了些什麼，我記得一清二楚。

（子點起了菸，抽著。）

子：說說看，裡面寫了什麼？

女：爸在山坡上看見了一顆又一顆的饅頭滾下來，他追著這些饅頭跑，到了一個大坑洞，一看，裡面不只堆滿了饅頭，還堆滿了許多人，之前那些消失不見的人，都出現在這裡，都躺在這裡，跟饅頭一起，死了，包括王建華。

子：你真的很有想像力，真不愧是位作家。

女：我會去告發你。

子：怎麼告發我？拿這捲錄音帶嗎？

（女拿起了饅頭吃。）

子：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我跟你都穿著老爸的衣服和鞋子，超級不合身，超級好笑，我們模仿爸講話，模仿他在別人面前畢恭畢敬的樣子，結果被他發現，他衝過來

罵我們，我們當場就模仿他罵人的樣子，於是被打了兩巴掌，叫到旁邊罰站，我們兩個一直哭一直哭，我好像哭得比你還大聲，但其實我沒有真哭，我是哭給他看。結果過五分鐘，里長就跑來家裡通知說，爸爸得到了一年一度的模範父親，那時候爸開心、媽開心、你開心、我也開心，我們全家都笑了。真的好好笑。他真的是個模範父親，而且他想當模範父親，也從來沒懷疑過自己是個模範父親，現在還是個愛吃饅頭也只吃饅頭的模範父親。模範父親一輩子就該為模範父親努力，這才是模範。人生這麼簡單，多好。

（長停頓。）

父：餓。

（子繼續餵著父。父親細細咀嚼，滿足而踏實。）

父：爸，晚安。

子：晚安。

父：媽，晚安。

女：晚安。

（父親著了，漸漸地，開始呼聲大作。）

（子按下錄音機，錄音機又開始運轉，嘴裡的菸，一口接著一口。）

（燈漸暗。）

## 插段

（父親微微張開眼睛，子和女各自拿起饅頭，剝起一小塊，遞到父親嘴裡，父親滿足地嚼食，不斷地嚼食，然後彼此餵食，彼此吃得很開心。過了一會，子、女兩人起身，持續剝著饅頭，往地上丟撒，剝一塊、撒一塊，父親也就跟著吃，吃著地上的饅頭，非常從容、緩慢地吃，一塊接著一塊。整體像是一段重複的舞步。滿地的饅頭塊屑，像是連成好幾條小徑一樣。父親也像是跟著這幾條小徑，走著，吃著，睡著，睡著，吃著，走著。

接著，父親開始用饅頭表演著一場魔術秀，將白饅頭變成了紫饅頭，將紫饅頭變成了黃饅頭，又將黃饅頭變不見了，下一刻又無中生有，變出了一大堆的饅頭。

## 第六場

然後，他把子、女也變不見了，最後把自己也變不見了。）

（子的手裡有一顆饅頭，被他捏壓掌玩著。）

子：我開始有點忘記被罰站的感覺了。以前，在家裡被爸爸罰站，在小學被老師罰站，在中學被老師罰站，在大學被教官罰站，在廁所被同學罰站，在補習班被罰站，在總經理辦公室被罰站，在酒店包廂裡被罰站。你們知道嗎，我一直相信，有了這麼多的罰站，才有了我今天這樣的成就。所以現在，我們就來教你們幾個怎麼樣罰站。

（子試圖將幾個不同顏色的饅頭有序地擺好，但饅頭不斷晃動，無法直立。）  
你，你，你，你，還有你，統統排成一排，給我站好。東倒西歪的，有沒有站相啊，還給我坐著，站好。（拍打饅頭）叫你站好不站好，叫你站好不站好。好，還是不肯站好是不是，那我來幫你站好。

（子把每顆饅頭都削去下半一些部分，饅頭們終於站立。）

好，今天大家站在這裡，有白的，有黃的，有紫的，有紅的，還有其他顏色。特別要說的是，白的不要因為自己不起眼而氣餒，你就是因為樸素才受歡迎，其他顏色的也不要因為自己口味不一樣、賣得比較貴就驕傲，要是你們不新鮮，還是沒有人要吃。你們大家的膚色可能不一樣，但在我眼中都是一個樣，雖然我以前的確是比較喜歡黑糖口味，不過現在看待你們每個人都是一套標準，都是一視同仁，絕對沒有偏袒誰，因為你們都一樣營養。或許你們沒有發現，你們每個人其實都像是由許多小饅頭所組成的，你們彼此集合起來，就可能可以成為一個大饅頭。當每個人都是一個小社會，集合起來就是個大社會，就可以是一個世界了。所以你們每個饅頭都要團結，聽到了沒？

不過，一定一定要記得，永遠不要忘記你的本分，既然你是顆饅頭，你就是顆饅頭。饅頭就是饅頭，被我吃下肚後，你就什麼也不是了。

（子狼吞著一顆饅頭，那張血盆大口不斷撕咬，津津有味。）

嗯！我以前都不知道你有那麼好吃，怎麼今天特別好吃，我開始覺得自己又重新活過來了。

（子拉開了窗簾，陽光普照，屋內變得好明亮。）

（大門開啟，女走進，手裡拿著一小袋子。）

子：怎麼這麼久才回來？

女：之前那家沒開，所以我去另外一家，比較遠一點。

子：以前我在買的時候就都有開，現在你買就問題一堆。爸的房間整理好了嗎？

女：還在整理。

子：搞什麼東西呀，都多久了還沒整理完。

女：我還在想哪些東西要留，哪些東西要丟。有些東西是媽的，有些東西是從爸小時候就留下來的，有些東西是爺爺留給爸爸的，甚至有再上一輩的人留下來的。還

有些東西是我們小時候的。

子：都丟了吧。

女：怎麼可以？那些都是回憶。

子：回憶能當饅頭吃嗎？不然你以後少吃幾個。再說，家裡也沒有多餘的位置可以放

這些鬼東西了，反正現在用不到，以後也用不到。

女：放它們現在放的位置就好。

子：那些位置可以拿來放些比較有用的東西，面紙牙膏牙刷之類的。

（頓。）

女：你什麼時候要回家？

子：我已經在家了。

女：我說的是你和你老婆的家。

子：我失蹤了。（從茶几底下拿出一份報紙遞給女。）好幾個月前的報紙了，之前去幫爸買饅頭的時候，在地上撿到的，那時沒注意到，前陣子整理客廳才看到上面有一篇尋人啟事，一小篇，非常小一篇，原來我已經失蹤了。早上我去了公司一趟，警衛已經換人了，警衛問我「你要找哪位？」，我說「你好，我要找陳振堂」，他說沒這個人，我跟他說「我就是陳振堂」，他瞪大眼睛看著我，不知道是不是不相信我就是陳振堂，我還拿出身分證給他看，但過不久，我就被趕走了。走在路上，誰也不認得我，我也不認得誰。我回去了原本住的地方，我老婆搬走了，電話打不通了，我錢也被領光了。我不見了，我徹徹底底地消失了。只剩下你看

得見我。我被忘記了，只剩下你記得我。（子把報紙拿了過來，撕掉，丟入垃圾桶中。）回家的感覺，真好。

（頓。）

女：爸那些東西，我整理好以後會收到我房間。

子：我正要说，過一陣子應該會有人來住。

女：誰？

子：客人啊。房間我打算租出去，這裡環境清幽，與世隔絕，以我以前談生意的經驗，如果我們好好開發、宣傳的話，應該會有不少遊客進來。

女：怎麼不先跟我討論一下？怎麼可以這樣隨便就讓別人住進爸的房間？

子：放心，爸那間我睡，客人會睡你房間，所以等爸的房間整理好之後，你自己的房間也要整理一下。

女：那我睡哪？

子：客廳。不過，如果生意太好的話，說不定連客廳也會租出去。到時候房間以外的其他地方，你想睡哪都可以，走廊可以，廚房可以，浴室也可以。不過有人要用廁所的時候，你稍微迴避一下就是了。或者，你不迴避也行。

女：（頓）人什麼時候要來？

子：還不知道，應該很快，你盡快整理就是了。

女：爸那卷錄音帶，可以留著嗎？

子：我賣掉了。

女：賣掉了？賣給誰？

子：歷史博物館。

女：但那是唯一有留下爸聲音的東西。

子：就是因為有聲音，那才值錢。你如果偶爾想懷念爸，就吃顆饅頭吧。

（子看著袋裡，拿了顆饅頭給女。當女要伸手去拿時，子又將饅頭收回。）

子：怎麼好像少了？剛給你的錢不只能買這些吧？

女：剛在路上太餓了，所以……

子：所以本來那家店根本就冇開。

女：對不起。

子：所以我們都不想挨餓，對吧？

女：對。

子：我們以後會一起好好生活，就我們兩個人相依為命，這樣也很好，對吧？

（靜默，女點點頭。子將饅頭遞給女。當女張口正要咬下去時，子打斷。）

子：等一下。

（女停下動作。）

子：溫柔一點。

（女溫柔地吃著，子靜靜地看著。）

子：我以前怎麼不知道你這麼會吃饅頭？

（子從袋子裡又拿出了一顆饅頭，繼續餵食。）

子：你記得小時候我偷看完你洗澡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嗎？那次之後，每天你差不多

十點半洗完澡，我就會緊接著去洗，進去聞你剛剛的味道，然後記住那個味道，有時候即使我之前已經洗過了，還是會再進去洗一遍。結果，有一次，我門沒關好，一轉頭，發現你站在門口偷看我。

女：我沒有。

（子停止餵食。）

子：我們兩個有對到眼，你忘記了嗎？

（頓。）

女：是我忘了，對不起。

子：你還記得你那時看到我在幹嘛？

女：忘記了。

子：想想看。

女：真的忘記了。

子：那猜猜看。

女：不知道。

子：我說猜猜看。你不知道猜猜看的意思嗎？

女：你在穿衣服。

子：錯。認真猜好不好？

女：你在脫衣服。

子：錯。再不認真猜，你就沒有饅頭吃了。

女：你在洗澡。

子：如果女人是男人身上的某個部位變成的，你覺得會是哪個部位？

女：眼睛。

子：再下來一點。

女：嘴巴。

子：再下來一點。

女：肋骨。

子：再下來一點。

女：肚臍。

子：再下來一點。

（女止步了，停頓半晌。）

子：你餓不餓？

女：不餓。

子：你餓不餓？

女：餓。

（子將饅頭撕下一小塊，女緩緩走近子。子將那一小塊饅頭，放入女口中，女細細咀嚼著。子又撕了一小塊，放在自己手腕，女吃掉。子再撕了一小塊，放在自己舌尖上，女吃掉。子將剩下的撕成幾塊，放入自己口中。女嘴揆了上去，深入子嘴裡。兩人吃著。）

（燈暗。）

## 第七場

（窗外，陽光和煦。客廳裡的家具全都不見了，只剩下一桌一椅。）

（女輕柔地哼唱著之前的老歌旋律，但歌詞是子舊時的作文範例。）

女：人生有風有雨，我們仍要堅強。

困難使我們茁壯，挫折使我們向上。

勇氣給我們力量，信心給我們希望。

大步向前邁進，才能戰勝困境。

看見世界有多麼遼闊，要作自己的主人。

唯有點亮夢想的曙光，才能踏上人生的康莊大道。

（子走進大門，手裡拖著行李箱。）

子：你知道我當初買這個行李箱的錢，可以買幾顆饅頭嗎？

女：一百顆。

子：什麼一百顆？是五千顆！你知道嗎，剛拿這去路上賣，竟然沒人要買，拿到二手行李店去，竟然也說太舊了不收。後來我拖去饅頭店，問老板願不願意跟我用這個換幾顆饅頭，結果他連一顆都不肯換給我。一顆都不肯！

(頓。)

子：有人要來租房子了嗎？

女：沒有。

子：饅頭還剩多少？

女：沒了。

子：全部都沒了？

女：沒了。

子：去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搞不好爸還有留下什麼——

女：都沒了。

子：我快餓死了。

(子拖著行李箱走至房間。)

(半晌，電鈴聲響，女去開門，一位陌生人，由扮演父親的演員所飾，手裡拿著一個紙袋。)

客：請問這裡是陳公館嗎，

女：是，請問你是——？

客：我是來租房子的。

子：來租房子的，那還不快請人家進來看看。

（女開門讓客進，子一見到客，呆住了。）

女：這是我哥。

客：你好。

子：你好。

女：你怎麼一直盯著人家看啊？

子：我覺得你……

客：我怎麼了嗎？

子：有點面熟。

女：原來你們認識啊。

客：不認識。

（頓。）

女：對了，你要不要喝點什麼？（忽然想到）不過我們家也只剩下水而已了。  
客：水就可以了。

女：（對子）那我去倒個水，你先帶客人看看。

（客和子面面相覷片刻。）

子：那你就自己隨便看看吧，不要客氣。

客：好，謝謝。

子：（頓）我們真的不認識嗎？

客：應該不認識。

子：所以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

客：呃……以中文的邏輯來說的話，應該是這個意思沒錯。

子：嗯，我理解到的也是這樣沒錯。

（靜默片刻。女走出，將手中的水遞給客。）

女：給你。

客：謝謝。

子：不好意思，我們先討論一下事情，你先自己看看。

客：好的，沒問題。

（子將女拉到一旁。）

女：你幹嘛？

子：你不覺得很怪嗎？

女：我們不就一直在等客人上門租房子嗎，現在有人來了，哪裡怪？

子：你不覺得他長得有點像老爸嗎？

（女看了看，停頓片刻，大笑不止，吸引到客人的注意。）

子：你笑什麼？

客：怎麼了嗎，是我臉上長了什麼東西嗎？

女：我哥哥說你長得有點像我爸。何止是有點像，根本是一點都不像。

（女繼續大笑，客也跟著笑了。子顯得非常尷尬。）

客：我很榮幸。

女：對不起，我爸之前剛過世沒多久而已，可能是我哥太想念他了才會這樣。

（女、客繼續笑著，子也跟著笑了。）

子：抱歉，可能是我真的眼花了。那這裡你看得怎麼樣，還喜歡嗎？我帶你去參觀一下這裡面的房間。

客：沒關係，其實我本來不是要來租房子的。我是前幾天逛歷史博物館的時候，聽到一卷錄音帶。這錄音帶裡面說話的人，應該就是你爸。

女：錄音帶，對欸，好一段時間了，都快忘了這個東西了。

客：你爸應該跟我差不多年紀，你知道，人到了我們這個年紀，特別會對回憶有感觸，於是聽著你爸在錄音帶講的那些事，就讓我也想到了以前好多事。

子：像是什麼？

客：像是看到山坡上，有好多好多的——（瞥見窗外景色，覺得驚喜）跟外面這座山坡好像。（頓）而且你們知道嗎，不可思議的是，當我繼續一直聽著那卷錄音帶，愈聽愈覺得跟以前的回憶好像，真的好像，像到我覺得根本就一模一樣。像是

我在山坡上的電影院看了很多好看和不好看的電影，像是我常偷跑進電影院然後被查票人員追，有一次追到我摔倒摔得鼻青臉腫，結果追我的那人一看到我滿臉鼻血，也被嚇到摔倒了，而且摔得比我還慘。（頓）以前那段時光真的很美好。

（頓。）

子：所以你不是要來租房子的。

客：不是。我問了歷史博物館的人，他們跟我說可以到這看看，我本來只是想說真的就在外面看看，沒想到看到你們外面寫要出租房間，就順便進來看看。如果我不說要來租房子，你們應該也不會讓我進來吧？（笑）謝謝你們，不過我也差不多該走了。

子：等一下，等一下。我在想既然你這麼喜歡這裡，我們剛好也有房間要租，不如你就多待幾天吧。

客：我是還滿喜歡這裡的環境，但我晚點還有其他的事，或許改天好了。

子：可以租你便宜一點。來，坐吧坐吧。

（子拉著客坐下。）

子：住個幾天，這樣你就有更多時間可以好好看山看水，重新回憶以前的時光。

客：但我沒有要租的打算。

子：住三天收一天的租金就好，怎麼樣？不然五天，你住五天，不然一個禮拜，租金總共收一天就好，怎麼樣？

客：我是有考慮要買。

子：買？

客：對，我想要買這棟房子。

（頓。）

子：抱歉，不賣。

女：為什麼不賣？

子：就是不賣。

女：房子留著又不會自動生出東西給你吃。

子：這是老爸的回憶。

女：你什麼時候開始在乎起老爸的回憶了？

子：這房子不能隨便交給一個陌生人。

女：之前家裡所有這些東西不也都賣給陌生人？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錢，需要的是饅頭，不需要回憶。我們都快要餓死了，都快沒有現在了，還談什麼回憶？更何況他是老爸的好朋友，怎麼會是陌生人？房子賣給他，老爸會開心的。

子：不然這樣，本來我爸房間是我在睡，我可以去睡客房沒關係，你就睡我爸那間，說不定你們有機會……：：：多聊聊。或者，你覺得客廳這裡比較大間，比較寬敞，也行。你想要怎麼佈置，都行。你想要做什麼，都行。

客：不是我要住的，我打算買下來，然後租出去。

子：這裡不會有人來租，我已經出租這麼久了，都沒有半個人過來租。

客：至少就先租給你們也可以。

（頓。）

子：你要出多少錢買？

客：我沒有錢。

子：你在跟我開玩笑嗎？沒有錢怎麼買？

客：不然這樣吧，我剛在路上買了一袋的饅頭。

（客從袋中拿出一顆白亮亮的饅頭。）

子：用饅頭換房子？有沒有搞錯啊！

女：就跟他換了吧，我快餓死了。

子：怎麼可以這樣換。

客：這不僅僅是一顆饅頭而已，而是我給的饅頭，而且是剛剛在路上買的饅頭。

子：饅頭就是饅頭，它就是一顆饅頭。除了饅頭以外，它啥也不是。

（頓。）

（客開始吃起了手上的饅頭。他愈吃，子愈餓。）

客：（邊吃邊說）你知道嗎，其實我本來一點也不喜歡吃饅頭。直到有一次我小時候，看完電影出來，快餓死了，當時附近沒東西吃，我就想往山坡裡走去或許會有，結果一路上啥都沒有，連個人影都沒有。我走著走著，走到快昏倒的時候，一顆饅頭滾到腳邊。我吃了一口，一輩子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饅頭，愈吃愈好吃，這饅頭簡直救了我一命。沒想到這時，腳邊又一顆，前面一顆，這裡一顆，那裡也

一顆，愈來愈多，愈來愈多。從此以後，為了報答饅頭的救命之恩，我就愛上了饅頭。（吃完了一整顆饅頭，喝著手上的水）好吧，我得先走了，謝謝你們的水。

子：好，我換。

（客從袋子裡拿出最後一顆饅頭。）

客：抱歉，只剩下最後一顆了，要嗎？

子：要。

客：那就這麼說定囉。

女：謝謝你。

客：沒問題的。對了，該怎麼稱呼你們呢？

女：我叫陳振心，他叫陳振堂。

客：我叫王建華。

（客將饅頭放在椅子上，隨即離去。）

子：王建華？什麼王建華！

女：名字叫王建華的人全天下都有，你幹嘛大驚小怪。

子：一個長得像爸的王建華？

女：就跟你說不像了，你到底怎麼了？

子：不管怎樣他就是不能叫王建華！王建華根本就已經死了。

女：人家明明還活得好好的站在你面前，怎麼可以說他死了。

子：王建華早就被爸害死了！

女：爸沒有害死王建華。

子：少跟我裝傻，爸做過的那些事情，你忘記了嗎？

女：那些事從頭到尾就沒發生過，錄音帶裡面的內容你忘記了嗎？

子：錄音帶是錄的。

女：我知道，是爸親口錄的。

（頓。）

子：日記本。對，你還記得那本日記本吧？

女：什麼日記本？

子：就是之前你給我看的本我爸的日記本，裡面把他自己以前發生過的事情，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你還唸給我聽，有沒有？

女：爸從來就不寫日記的。

子：明明就有。你不是有拿了一本爸寫的日記本給我看看嗎，裡面寫了一堆以前發生的事情。

女：沒有吧。

子：有，我記得有。好像有。算了。

（地上，一顆白亮亮的饅頭。子、女直盯著饅頭看。）

子：人是不是你找來的？

女：什麼人？

子：這個王建華是不是你找來的？

女：是。

子：我就知道。

女：不是。

子：到底是不是？

女：是。（頓）不是。（頓）是。（頓）不是。

子：到底是不是？（頓）到底是不是？（頓）是不是？

## 終場

（女將饅頭搶了過來，正準備大咬一口。此時，子忽然跑向女，欲將饅頭搶回，兩人像隻失控的野獸般，誰也不讓誰，廝殺爭鬥，既抓又撲，既咬又啃，扭打一團。一人搶到之後又被另一人抓了回來，一人咬住之後又被另一人拔了出來。饅頭拋來丟去，如馬戲表演般。最後，饅頭飛出了窗外。）

（兩人愣住，停頓片刻，緩緩走向窗邊，找了又找，不見饅頭，只見窗外遠方翠綠的小山坡，凝視許久，不語，不動。）

（燈暗。）

（舞臺大空一片。）

客：那天早上，或是中午，或是不知道幾點是幾點的白天，窗外有一點光亮，我和其他九人，排好隊伍，走出了兩坪大的小房間，走出了沒有盡頭的長廊，走出了不知道這是哪的地方，忽然，眼前一片藍天白雲，陽光和煦，黃花綠草。餓了一天一夜，好餓，好餓。我，跟大家一樣，手上拿了顆饅頭，這平常無色無味的饅頭，現在聞起來特別香，比自己身體還香。我把饅頭淺淺放入嘴裡，輕輕咬合，塞得

滿滿，一路上就這樣咬著，不能出聲，於是索性連口水也不流了。聽說是要到山坡上去，聽說是那個我常去的小山坡。

只是聽說，剩下沒說的，就不說了，也沒辦法說了。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顆饅頭，放入口中，沒有咬動。整張嘴被饅頭塞滿。他開始原地踏步，一步、一步、一步，腳步聲不斷迴盪。同時，慢慢闔上雙眼。）

（半晌，槍聲大響，不停作響。舞臺深處湧出了許多饅頭，滾滾而來，如排山倒海。）

（燈漸暗。饅頭不斷滾動而來的聲音，仍依稀聽見。）

## 全劇終

### \* 評審評語

以一個當代社會性這種失智的議題，然後可以延伸發展成關於記憶，從一個生活化的議題轉而為具有隱喻的東西，變成一種有趣的方式。人物很簡單，但人物真正刻畫進去的時候，其實到後面都有不同的東西出來。這種生活與記憶的落差，真實與虛假，真話與謊言等等，都讓人驚豔。「餛飩」到最後不只是食物，而變成了一個隱喻。

——王友輝

### \* 得獎感言

感謝活著，感謝有愛，感謝這世界的美好與虛假。